



月光之爱书系

我的内陆

蒋韵——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我的内陆

蒋韵——著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的内陆 / 蒋韵 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2.9
(月光之爱)

ISBN 978-7-229-05654-4

I. ①我…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98998号

我的内陆

WO DE NEILU

蒋韵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策 划: 廖华章同人

出版统筹: 陈建军

主 编: 贺绍俊

责任编辑: 陈建军 张好好

特约编辑: 黄卫平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张 颖 魏依云

封面绘画: 车前子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 bjhzt@vip.163.com

三河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625 字数: 150千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贺绍俊

月上柳梢头，古今中外多少爱情之花是在月光下绽放。月光无限，爱情永恒。这正是我们将这套书系命名为“月光之爱”的用意。月光还象征着女性的温柔，它表明了这套书系均出自女性作家之手。当我们浏览古今中外的优秀小说时，也许会发现这样一个奥秘：女性作家讲述的爱情故事更加美丽、更加打动人心。正是这一缘故，促使我们下决心来编辑这套女性作家爱情小说书系。

社会意义和经典意义，是我们编辑这套书系的两大目标。

这套书系主要以新时期以后的小说为收录对象。新时期文学开启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新纪元，中国社会从此也开始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新时期初始，女作家张洁的一篇

《爱，是不能忘记的》，曾经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人们从作品中感受到了作家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但伴随着社会的变迁，我们越来越感到这篇作品的寓意深远，张洁仿佛是一位预言大师，当她在社会复苏的时刻，就预见到了富裕起来的人们逐渐会把爱情遗忘，因此她告诫人们：爱，是不能忘记的。事实印证了作家的预见，经济的发展带来欲望的膨胀，物质主义盛行，爱情越来越不被人们珍惜，但唯有文学始终与爱情相伴，作家始终在为爱情呐喊。作家们以富有魅力的叙述，保存着爱情这一人类最美好、最神圣的情感。那些在现实中迷失了爱情又渴望寻找到爱情的年轻人，或许能够从文学中获得勇气和力量。我们尤其不能忽略女性作家对爱情的书写，她们是爱情最真诚的守护人。因为正是从新时期以后，女性意识得到空前的觉悟，女性作家可以走出过去的思想迷津，对爱情被亵渎、被消费、被欲望化、被商业化的现实困顿看得更加清楚，批判也更加有力，她们凭着女性特有的敏锐和细腻，能够发现在恶浊的现实环境中爱情是如何顽强生存的。女性作家新时期以来对爱情的书写，不仅真实地记载了在社会大变迁中爱情的遭遇，而且对爱情做了现代性的思索。这恰好是我们编辑这套书系的出发点，我们力图使这套书系彰显其社会意义，读者阅读这些爱情小说，或许能够对当代爱情有更形象和更深切的理解，或许会对爱情更加充满信心。

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追求其经典意义。新时期以来的三十余年，女性作家所创作的爱情小说，经过岁月淘洗，逐渐形

成了不少经典性的作品，如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三垛”。有的还介绍到国外，融入世界文学的谱系之中，如徐小斌的《羽蛇》。我们希望这套书系能成为一套打造经典、激发原创的书系。我们想以选编这套书系的方式促成经典的成型，同时也以这套书系集合女性作家的智慧，激发女性作家的原创力，不断推出新的以爱情为主题的作品。因此，从经典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一套承前启后的书系。“承前”，就是要把当代女性作家已有的成果集中起来，展现在读者面前。承前也是为了启后，“启后”，意味着这套书系注目于女性作家在当下和未来的写作，为女性作家的原创性提供实现的平台。因此我们同时还要期望女性作家们思索爱情所面临的新问题，为这套书系写出新的作品。而新的经典也必将在这种承前启后的不断积累中锻造出来。

海上明月共潮生，当女性作家对于爱情的优美叙述会聚到“月光之爱”时，一定是“潋滟随波千万里”的壮丽景色，我们更期待，女性作家共同建构起的爱情的理想家园，能够成为每一个人的心灵栖息之处。让爱的月光照进每一个人的心灵，也许这才是古人所憧憬的“何处春江无月明”的真正含义吧。

引 言

我的小说中从没出现过“太原”这样一个地名，只有“T城”。“T城”是一个虚构的地方，我走进T城时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个莫须有的城市地处高原，从这个城市乘汽车或火车出发，向北，几个小时之后就会看见昔日的烽火台、内长城残破的遗迹和雁门关。再向北，可直抵晋蒙两省交界处。有一年，我和丈夫身背行囊从朔县（如今的朔州）一个叫安太堡的村庄（如今是著名的平朔露天煤矿）出发，步行十余天，穿平鲁、右玉两县，风尘仆仆来到古长城著名的关口——杀虎口，那是一次关于“走西口”的体验，一次文化采风或考察，可我们却越走越迷惘和困惑。想要走进别人的命运之中是多么艰难啊，想要走进历史的腹中是多么艰难啊。那是一次奇特的体验，我们满怀信心奔向一个单纯而晴朗的目的，却发现那里歧义丛生，歧义像阴郁的荆棘一样遮住了我们天真的视线。

若是从T城向南，则会走入汾河盆地。那是本省最富庶的地区。晋商和他们驰名世界的票号就是在这里孕育和发祥。在我的小说中，我把这里称为“河谷平原”，这个名称给我一种坦荡丰饶的感觉。在我丰饶坦荡的河谷平原上，有着两百年前繁华昌盛的小城，建筑恢弘，票号商号林立，驼铃、算盘和银子的叮当是那里日夜不息的音乐。高脚的驼队，驮走布匹和茶叶，一路北上，过雁门关、出杀虎口、下归化城（呼和浩特）、翻过大青山到乌兰花（四子王旗），甚至直抵大库伦（乌兰巴托）和——莫斯科。如今，这条路，被人称为“茶叶之路”，它在历史上的价值和“丝绸之路”一样伟大，却至今未被充分地认识和发现。

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出没在我的河谷平原，强调着它的传奇性。来无踪去无影的书生、殉情的侠客、死于蘑菇中毒的蝴蝶般灿烂的女人、赤脚出门闯天下的孤儿，这使河谷平原弥漫了扑朔迷离的时间之雾。可同时它又是真实和明朗的，那遍地的庄稼：玉米和高粱、甜菜还有胡麻、小麦和棉花，它们在四季中安静地生长、成熟。收获的季节，有一种纵欲的气息，棉田里的妇女，个个好似身怀六甲，那塞满棉桃的大口袋使她们的腹部在众目睽睽下一点一点隆成肥硕的小山。她们十指翻飞，开着放荡的玩笑。整个河谷平原在秋天就这样充满孕妇般肥硕的漂亮的喜悦。这是最让人感动的时刻，生命看起来是那么丰满、健康、成熟、纵情和坚韧，是大地上最生动迷人的植物。

假如从河谷平原折向西去，就是山区了。山渐渐地扑面而

来，像某种叙事的节奏。这是著名的吕梁山区，若是朝西南方向走，可以走到我丈夫当年插队的地方——蒲县。蒲县至今未通火车，有一条公路，可从临汾抵达那里。从前，我丈夫还是一个“知青”的时候，常常徒步走六十里山路从他们那个叫邸家河的小山村奔向县城，然后再赶夜路回村。他曾经无数次向我描述那山路，长满橡树，还有野山楂。月光清澈得好像是一种声音，令人心碎。这个无父无母的孤儿走在山路上的苍茫背影永远是我柔情的一个秘密之源。

现在那里的树被砍伐得很厉害。林子离村庄越来越远，有一年县里来人收红果（山楂），人们为了打红果就一棵一棵地剥了红果树。有多少红果树死在刀斧之下啊！红果骨碌碌滚下山坡，就像血花四溅。当年我丈夫他们在冬天下套子打孢子的地方，现在连只野兔也藏不住了。村后的那一面山坡已是秃山。好在村边上的杨树长起来了，杨树长成了杨林。在夏天，如果从那条通往县城的路上走来，几乎看不见村庄。1998年夏天，我丈夫就是从那条路奔向他的邸家河，他远远地看见了一片杨树林。村头的那棵老神树大概是这所有杨树的祖先和母亲，从它躯干的裂缝中赫然抽出一棵新树，已有碗口粗，年青、翠绿，冲天而起，生气勃勃。那漆黑的一夜，风雨交加，我丈夫听到了铺天盖地的林涛。有一阵他有些迷糊，后来他就想，这林涛已不是那林涛了。

假如我们不走西南，我们直向西去，比如我们某个早晨从那座著名的古城平遥出发，走汾阳、经离石、过柳林，在渐渐升高

的太阳中我们会越来越清晰地闻到某种气味。我们接近了一个时刻，所有迹象都告诉了我们这个。路开始向下倾斜，山上的树和植物也在倾斜，一切，都给人纵身一跃的感觉。然后，在某个刹那，我们眼睛一热，我们看到了它，晋陕峡谷中的黄河。

我从不是个自然之子，我对自然的感受力可说是相当迟钝，唯一的例外就是——河流，特别是黄河。第一次在这个叫“军渡”的地方看到晋陕峡谷和黄河时我几乎控制不住我身体的微微震颤，就像人在害怕和恐惧时的发抖。我眼里涌出热泪。那是个下午，阳光非常刺目，我走下河滩，现在我和它相距只有咫尺。天地一片寂静，没有声音。黄河没有声音地在我脚下流淌。我听不到近在咫尺的黄河的水声。也许这是一个错觉，也许是因为太激动而真的失聪，从此在我心中它就成了一条无声的大河。“黄河在怒吼”、“黄河在咆哮”这样的句子对我只具有书面语的意义而毫无真实感。后来我曾多次和黄河重逢，在它的上游和下游，在内蒙古还有豫东，我也曾几次在黄河里摆渡乘船，我一定听到过它汨汨的水声，可是，非常奇怪，记忆中它仍旧是、永远是沉默和无声的。无声奔流，永守秘密。

多年后的一天，我忽然发现，我生活着的城市，从五岁起一直生活其间的这座城市，也是守秘密的。几十年来，我从没有走进它的深处它的秘密之中，我甚至没有获得聆听它们的资格。

这个城市，不叫T城。

目录

序（贺绍俊） / 1

引言 / 1

第一章 胜利逃亡 / 1

第二章 马路天使 / 37

第三章 驿站 / 73

第四章 伤心街巷 / 102

第五章 “花园”里的情和爱 / 144

第六章 沉默与辉煌 / 177

第七章 艳歌 / 201

后记：在哪里和你相遇 / 223

第一章 胜利逃亡

1966年，从夏天开始，我就变成了一个无人管束自由自在的野孩子。生活全改变了，好像是世界的末日，又好像是古往今来最盛大的狂欢节，这要看你属于什么颜色，红色还是黑色。

我家是黑色的，我想忘记这事实，于是我就逃到了街头。我对自己说，就当你是个孤儿好了。这样一来，家里发生的那些倒霉的事情好像就和我没什么关系了。我到处游逛，看着热闹，有一天，我看见我同学的父亲戴着一只高高的痰盂游街，那样子真滑稽可笑。我觉得挺解气，因为那男同学平时总是欺负我，还用弹弓打破过我的头。我兴冲冲跟着人群，跑前跑后，快活得不得了。可是渐渐地我放慢了脚步，停下来。我眼前出现了另一个同样倒霉同样屈辱的形象，那是父亲。泪水一下子涌上来，我想，要是我真是个孤儿该多好啊。

有一次路过一条小街，看见院子里在开批斗会。桌子上面摆

桌子，叠罗汉似的，上面颤颤巍巍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三寸金莲似的小脚踩在摇摇欲坠的桌子筑成的宝塔尖上，浑身哆嗦。我一下子掉转头，心里一阵颤抖，那一瞬间我以为站在那宝塔尖上的是我的祖母。就是那一天，我下决心要离开我们这个城市，我东撞西撞，来到了铁道旁。我像电影上演的那样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后来我走累了，太阳也要下山了，眼前的铁轨，像明亮辉煌的金蛇一样无声游动，我忽然害怕了。我想，你有扒火车讨饭偷东西骗人做小流浪儿的勇气吗？一列火车呼啸着从我身旁驰过，煤烟迷了我的眼，还有什么东西“嗖”地打在我脸上，是从窗口飞出的一截苹果皮。清凉而湿润的苹果皮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和平的日子。列车驰过去了，看不见了。我掉转头，朝来的方向，朝我们城市的方向，朝我深深痛恨的地方，走去。那是我的家，我的城，我的厄运，我逃不掉。

现在想起来，那也许是我真正走进这城市的一个机会，走进它深藏不露的身体和内心。但是我错过了，我在危难的时刻和一个城市失之交臂。

我一向认识的城市，光明、单纯、来历清楚，具有“新世界”的意味，是时代的产儿。听听那些名字：五一广场、人民电影院、红旗剧场、解放大楼、青年路。这就是我生活的边界，也是我辨认这座城市的坐标和灯塔。这样一些名字，切断了一个孩子通往城市深处的道路。也有一些中性的地名，比如，大南门、并州路，还有，上马街，其中有了时间的味道和可疑的气息。但

是一个生活在伟大时代宣传画中的孩子，还远远没有到达感受时间之美的年龄和年代。

还有想当然的误解，比如，我们城市最著名的那条大街——迎泽街，还有因为坐落在这著名的街上而被命名的迎泽宾馆、迎泽公园，一直被我想当然地理解成——迎接毛泽东的意思，或者是迎接他的恩泽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它是因为古城门迎泽门而得名。）这太简单了。因为我们从小就知道，迎泽大街、迎泽宾馆，还有迎泽公园，这都是新中国的产物和成就，是新中国带给我们人民的恩情。在旧社会，到哪里去找这样宽阔的、光明耀眼的、在节日供鲜花和彩车通过的、简直可与骄傲的长安大街媲美的大街？而迎泽公园，曾经不过是一个烂泥塘和一片荒凉的野坟场，我们年轻的父母当年都参与了把它改造成一个公园的义务劳动。他们唱着歌颂新中国的歌儿，快乐地抛洒汗水，挖掘出来的一根根无名无姓的白骨意气风发嘎巴嘎巴踩在脚底。

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迎泽宾馆。它由两座建筑物组成，它们分别被称为东楼和西楼。西楼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八角楼，以形状得名。东西两楼相互依恃，如亲人般你呼我应。在我小的时候，情况可不是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楼，也就是八角楼，只是一个废墟样的建筑工地。钢筋和混凝土浇筑出的地基高出地面不过一两米。无论从近处还是远处，完全看不出它未来辉煌的形状。有许多年，它荒芜着，沉寂着，以一个丑陋的不负责任废墟形象伴随着我们这些孩子一天天长大成人。它使我们

完美的迎泽大街有了某种残缺。大人们告诉我们，这就是苏修背信弃义的结果。

原来，这八角楼是苏联专家帮我们设计帮我们施工的。可刚刚打下地基，中苏关系就彻底破裂了。苏联专家在某一天早晨带着他们的图纸悄然而去，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啃不动的“半截子工程”。它荒废在那里，风吹雨淋，渐渐被荒草掩盖，做了蟋蟀和老鼠的家园。后来，大约在70年代初期，在中苏最为交恶的时刻，我们的城市拉开了“大会战”的序幕。（有一天，我十五岁的女儿问我什么叫大会战？这真使我有沧海桑田之感。）若干天之后，我们的八角楼终于拔地而起。那时，它是我们城市最高层的建筑，它也一度代表了我们这个城市新建筑的顶峰。最重要的就是，它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这就是迎泽大街。它横贯了我们整个城市，连接了东西两山（感觉上是这样）。在我童年时，站在我们的五一广场上，东山和西山是那样清晰，看上去离我们很近，它使我产生错觉，以为我随时可以去那里玩上一圈。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回到那样的时光之中：天很蓝，白云很柔软。没有那些碍眼的丑陋的高层建筑阻挡我们眺望的视线。这是唯一、唯一温情的时刻，让我硬不起心肠说这个城市的坏话。

在一个光明单纯的新世界里，偶尔会有一两个名字凸显出来，像界碑一样指向陈旧和斑驳的岁月流年。“柳巷”就是这

样一个地方。关于柳巷的传说，我还要到很多年之后才会知道，那是一个温暖的传说。说的是元朝末年，朱元璋打天下的时候，他派大将常遇春来我们太原打探军情，不想被元兵发现。元兵将常遇春追赶到一条巷子里，走投无路时，一个老大娘掩护了他，老大娘把他藏到了自家院子里柴房一类的地方，然后装聋作哑地打发走了追兵。常遇春得救了。大恩不言谢，他对大娘说，某月某日，让大娘在自家大门前插一根柳条为记。那个“某月某日”，就是朱元璋计划攻破我们城市的日子。大娘是个善良的老人，到了那一天，她让整整一条巷子里的人，人人在自家门前都插了柳条。明军破了城，烧杀抢掠，常遇春有令，凡门前有柳条者一律不许兵士骚扰。这就是常遇春报答老人救命之恩、报答我们城市的方式。于是，那整整一条巷子，被门前纤弱的柳条庇护了下来，那一根根柳条，沐风栉雨，一天天，一年年，抽条长叶，长成了翠绿而漂亮的柳树，从此，那条巷子就被更名为“柳巷”。

在我少年时，柳巷已经没有什么棵柳树了，也从没有人告诉过我关于柳巷的来历，那个传说被新世界弄丢了。尽管如此，这个柳巷，它仍然有着某种可疑的韵味，它的繁华热闹、它的五光十色，似乎都是陈旧和沉厚的。听听那些商店的名字：

老香村：这是卖南北糕点和糖果的地方，卖南方风味的“南糖”、桂花牛皮糖和干桂圆，也卖店里自制的“萨其玛”和著名的“闻喜煮饼”。“闻喜煮饼”是一种晋南的点心，用油和蜂蜜

和面，白糖做馅，极甜软，我小时候很喜欢吃它。

六味斋：这是卖酱肉的地方。酱猪肝、猪心、肘花、大肚、小肚，还有包着薄薄一层蛋皮的鸡蛋卷。这里的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闻名遐迩。这八个字一直闪烁在它的牌匾上和橱窗里，也同样在我们的记忆中闪闪发光。

华泰厚：这是做衣服的地方。里面堆着各种毛料、绸缎，有着樟脑的气味和阴暗的感觉。这不是我们爱去的地方，我们的母亲爱在那里出没。有时，她们穿上一条新裤子，哗叽的料子，笔管条直，那就是华泰厚的旗帜。她们是那么得意地等着人家来询问，哪儿做的？她们好嘹亮地回答：华泰厚！但是华泰厚和一个孩子的生活永远不沾边。

还有“老鼠窟窿”，是卖元宵的甜食店。这里的元宵，皮糯馅大，馅是桂花玫瑰什锦馅。除了元宵，这里还卖麻团和凉糕。其实，在属于我们的年代，这里的元宵好吃与否并不具备比较的意义，它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很多年里，它几乎是我们这个城市唯一一家卖元宵和江米甜食的地方。花二角钱吃一碗（八个）桂花元宵，汤随便添，那是我们身心俱陶醉的节日。

除此而外，还有：开明照相馆、开化寺商场、认一力饺子馆、一间楼、林香斋饭店，等等，等等。

只不过，1966年酷热的夏天，这些百年老店黑底金字的招牌，全都被革命扫荡一空，一夜之间，新桃换旧符。老香村变成了“立新食品店”、六味斋变成了“工农兵酱肉店”，还有一大